

不动声色

苏东坡、范仲淹、曾国藩，谁更能控制情绪？

关山远

前阵子重庆公交车坠江事件，让大伙儿都惊叹“冲动是魔鬼”。是的，人想控制情绪，挺难的，近年还有个时髦词叫“情绪管理”，俨然成了一门显学。网上不时有些鸡汤文章，比如《真正厉害的人，早已戒掉了情绪》，为吸引眼球，还把这句话的版权送给了庄子。更有直接拉名人代言的，比如《曾国藩：控制不了情绪的人，做不成大事》。庄子、曾国藩地下看到这标题，估计会一拍脑袋：“哎哟，我真没讲过这话……”

纵观这些鸡汤文章，关于如何控制情绪的诀窍，除了老生常谈的“难得糊涂”外，不外乎几个字：一个是“忍”，忍一时风平浪静，此时的屈，是为了接下来弹簧一般的伸；一个是“装”，今日装孙子，以后是大爷；一个是“滑”，滑到连小人都抓不住你的把柄……此类鸡汤，是无法真正教人如何控制情绪的。

其实，中国古代读书人有一系列控制情绪的办法，有理论，有实践，当然，最后也能达到不同的境界。苏东坡、范仲淹、曾国藩三人，道德学问，都堪称中国古代文人的极致，当然也是情商极高之人。从控制情绪一块来说，借用弗洛伊德“本我、自我、超我”，可用“真我、大我、超我”来分别形容他们三人。

那么，苏东坡、范仲淹、曾国藩，谁更能控制情绪？

一

如果有这么一个问题：“东坡居士，请问你是怎么控制情绪的？”苏东坡可能这么回答：情绪？什么叫情绪？

他是个快活的人，貌似没有情绪，啥时候都能找到乐子，尤其擅长苦中作乐。他生命中最凶险的一次，是因为小人诬告，陷入“乌台诗案”，差点丢命。在被钦差捉拿进京时，家里哭成一片，苏东坡告别前居然还有心情给人讲故事，并在故事中杜撰了一首诗，苏夫人听了，破涕为笑。这首诗最后两句是：“今日捉将官里去，这回断送老头皮。”无论喜事还是坏事，无论顺境还是逆境，无论贵为帝师还是沦落天涯，苏东坡都是乐呵呵的，用林语堂在《苏东坡传》中的一句话来说，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。

乐天派如苏东坡，跟刻意为之的“难得糊涂”不同，这是一种有着赤子般热忱的人，在最阴暗下都能发现光明，在最粗鄙中也能看到精美。往往有极好的性格，不会争冠一怒，也不会恼羞成怒，更不会动辄发怒，他们往往在怒火刚刚燃起的时候，就突然发现了一个乐子，转眼就快乐起来。

苏东坡 62 岁的时候，给贬到了海南岛儋州——在宋朝，放逐海南，是仅比满门抄斩罪轻一等的处罚。年过花甲，遭此厄运，一般人早就颓废自弃了，苏东坡是什么模样？他采草药，学酿酒和制墨，还办起了学堂……忙忙碌碌，开开心心。某个大热天，他头顶一个大西瓜，在田地里边唱边走。这般随遇而安的模样，连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婆都很纳闷，她问苏东坡：“翰林大人，你过去在朝当大官，现在想来，是不是像一场春梦？”

老太太问得很犀利，或者她是心存怜悯，或者就是超级毒舌。一般人听了，心有戚戚焉，甚至直戳灵魂深处，什么豁达都没法再继续往下装了。但苏东坡一听，哟，这老太太有意思有深度堪称民间哲学家嘛，立刻点赞，然后给她取了个外号：“春梦婆”，她也因为这个外号被史书记载下来。

苏东坡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天才人物，而像他这般既有天纵才华又时时拥有源自内心的快乐者，上下五千年，少之又少。这样的人，确实不知“情绪”为何物，因为他们心中没有敌人，不会记仇，更不会去恨什么人。

他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？他身上，儒与道交织在一起，这边是孔孟之道，积极入世，关心天下，那边是老庄之逸，向往自由，追求快乐。儒与道相互交织而又互相平衡，让苏东坡既不是一个在仕途上双目炯炯、孜孜以求的儒生，又不是一个放浪形骸、消极避世的隐士。苏东坡，就是苏东坡。

二

随感

教育失败，“爱”也会变得狰狞

张丰

在咖啡馆看到一个女孩，穿着“成都 xxx 学校”的校服。这是成都最好的初中，只有成绩特别优秀或者家境特别好的，才能够就读。女孩在打电话，一听就是打给她爸爸的：“让你开车你不开，都怪你。你不要再说了，不然的话我中考都不参加了……信不信我马上屏蔽你。”

她越说越激动，夹杂着一些脏话，很快就挂断了电话。考试迟到就弃考，看得出来她也并不想参加考试。这个问题少女，她是否知道电话那头父亲有多么沮丧？这不是成功的教育，虽然在最好的学校，她的成绩应该不太好，这让她感到很大的压力。但是，她的父亲一定比她更难受。

和一位在日本的作家朋友分享了这个故事。她说，自己的女儿长这么大，只对孩子凶过一次，那次就是因为她对爸爸态度恶劣。女儿现在非常优秀，自己去报名参加几个大学的考试，完全不用操心。

如今爱的教育已经成为我们这个社会的主流，这是巨大的进步。现在的孩子，从家长那里普遍得到更多的爱、宽容和体贴。家长不再认为自己掌握着对孩子命运的决定权，他们甚至放弃了自己长辈的架子，要和孩子“做朋友”。有些父母，与孩子称兄道弟，一派祥和。但是，这种宽容或者体贴一旦过度，也有可能

儒与道，往往是中国古代读书人精神追求的A面与B面，儒道一体，也是解析他们精神世界的密码。但像苏东坡这样儒道相融得如此默契的，很少，或许可以这么说：任红尘滚滚，世道险恶，苏东坡的一颗初心，始终未被污染。他有句名言：“守其初心，始终不变”，他是个始终按“真我”率性真实活着的人。

但对苏东坡而言，“真我”是柄双刃剑。他因自我而有趣有魅力，朋友们都很喜欢他，只是，无论哪个时代，一个人身边，朋友都是少数。苏东坡以诙谐著称，开玩笑不分场合，大臣刘贡父患病，眉毛掉光，鼻梁塌陷。某天大伙饮酒作乐掉书袋，苏东坡改用汉高祖刘邦诗句：“大风起兮眉飞扬，安得猛士兮守鼻梁！”满座爆笑，而刘贡父却羞得满脸通红，“恨恨不已”。

苏东坡与著名理学家程颐的交恶，让人分外惋惜。这两人皆是君子，但性格大不相同：苏东坡活泼开朗，不拘小节，而程颐死理，“一根筋”，不懂变通。司马光(就是以砸缸著称的那位)去世后，程颐负责主办丧事。那天正逢太庙大典。大典完后，苏东坡带领朝中大臣去吊祭司马光，程颐加以阻止，理由是《论语》里说过“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”那天早上大家刚在太庙唱过歌，听过奏乐，怎么同一天再去吊丧哭泣呢？苏东坡心大，也从无害人之心，却误以为别人也心大，捅了娄子还不自知。苏东坡与著名理学家程颐的交恶，让人分外惋惜。这两人皆是君子，但性格大不相同：苏东坡活泼开朗，不拘小节，而程颐死理，“一根筋”，不懂变通。司马光(就是以砸缸著称的那位)去世后，程颐负责主办丧事。那天正逢太庙大典。大典完后，苏东坡带领朝中大臣去吊祭司马光，程颐加以阻止，理由是《论语》里说过“子于是日哭，则不歌。”那天早上大家刚在太庙唱过歌，听过奏乐，怎么同一天再去吊丧哭泣呢？

真是迂腐！苏东坡很生气地反驳说：《论语》里也没说“子于是日歌，则不哭。”不顾程颐反对，去司马光家吊祭。按当时风俗，孝子应出来接受吊祭，却不见司马光儿子出来。一问才知道是程颐禁止他们出来，原因是古礼上没有这个规定，而且孝子如果真孝，就应当悲伤得无法见人。苏东坡当众嘲笑程颐说：“伊川可谓糟糠鄙俚叔孙通”。众人大笑，程颐脸红，恨意升腾。

诸如此类的事情多了，苏东坡与程颐的矛盾越来越尖锐，两个好人，水火不容。他俩的弟子、朋友也都分为洛蜀两派，互相攻击、排挤，苏东坡后半生一再被贬，“洛蜀党争”有很大原因。苏东坡太“真我”，自己不带啥情绪，也较少考虑别人情绪，逞口舌之快，惹不测之祸。他的悲喜剧，多源于此。《宋史·苏轼传》这么惋惜传主：“轼稍自韬戢，虽不获柄用，亦当免祸。”假如苏东坡多点心眼，学会隐藏，即使当不了宰相，也不会身负一身才华却屡遭羞辱上身，但最终还是感慨道：“虽然，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，尚得为轼哉？”是的，小心翼翼、察言观色，还是苏东坡么？

三

在历史上，曾国藩是一个通过苦修来超越自我、追求“圣人”境界的超级自律牛人。

但他也曾经是一个顽皮青年，跟苏东坡一样，喜欢卖弄卖弄文弄文，搞搞恶作剧作弄同僚。苏东坡当年陷入“乌台诗案”，就是在百样文章中还要写出个人情感，结果被人抓住把柄，把他往死里整了一次。曾国藩在京为官时，喜好给人写挽联，闲极无聊，连健在的朋友都写了一圈，结果被人看到，自然极为尴尬，还得罪颇多。

他也曾经是一个愤怒中年，太平天国起事后，他在长沙奉旨办团练。看不惯当时绿营腐化堕落，自己还没啥名分，却计划以露雳手段来重构政治生态，廓清官场和军界。他乱世重典，法令如山，还没跟太平军交手呢，就先杀掉了一堆，获赠外号“曾剃头”。

“曾剃头”得罪了整个长沙城。终于，绿营那帮痞子兵寻衅滋事，白晃晃钢刀直往曾大人身上比划，吓得曾大人抱头鼠窜。堂堂堂正二品大员，居然被一群兵痞执械围攻，如此以下犯上，不守规矩，他自然是暴跳如雷，火冒三丈，但长沙城都在等着看他笑话呢，等着他情绪失控呢。曾国藩毕竟还是有头脑，把情绪平息下来后，下了决心：不跟这帮人纠缠，惹不起，咱躲得起，于是离开长沙去了衡阳，专门操练湘军，衡阳成了曾国藩辉煌事业的起点。

这是曾国藩对自己情绪的一次胜利，他完全可以选择继续与长沙官场硬怼，继续向皇帝上奏

四

苏东坡的“真我”，是天性使然，引人神往却难以复制；曾国藩的“超我”，是后天努力，给人启迪也指明路径；但范仲淹的“大我”，却是最值得敬佩的，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值得追求的人间正道，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。浩然正气，至今凛凛！

折控诉这帮坏蛋，但是在当时的环境下，不一定能把对方扳倒，反而给自己四面树敌。人，不能被自己情绪控制。

但曾国藩真正驾驭自己的情绪，是在从江西返回家乡之后。率湘军出湖南入江西作战，是他人生中极其郁闷的一段时间：一方面是“江西长毛气焰仍旧嚣张，军事毫无进展，银钱陷于困境”，另一方面，江西官场百般不配合，京城政敌百般掣肘，曾国藩孤立无援，心力交瘁，偏偏此时，又传来父亲去世的噩耗，曾国藩不待朝廷批准，就负气回到湘乡老家。

他此时仍心存幻想：湘军离不开我，朝廷会支持我。但是，跟皇帝闹情绪，傻不傻？恰逢此时太平天国内乱，湘军打了几次胜仗，咸丰皇帝开了他兵部侍郎的缺，命他在籍守制。曾国藩情绪彻底失控了，他感觉自己已被抛弃，过往功绩悉数归零，他因此狂躁不安，彻夜失眠，染上重病。著名作家唐浩明在长篇小说《曾国藩》中写道：

“他曾无数次痛苦地回想过出山五年间的往事。他始终不能明白：为什么自己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，却不能见容于湘赣官场？为什么对皇上忠心耿耿，却招来元老重臣的忌恨，甚至连皇上本人也不能完全放心？为什么处处遵循国法，事事秉公办理，实际上却常常行不通？他心里充满着委屈，心情郁结不解，日积月累，终于酿成大病。”

小说中，关键时刻，一个叫“丑道人”的高人出现，推荐曾国藩再读《道德经》。在真实历史上，是一位名叫曹镜初的名医，给曾国藩开方子：“岐黄可医身病，黄老可医心病。”曾国藩小时候就读过《道德经》，但此时再细读，心境完全不一样了，他悟出了“以柔克刚”的真谛，意识到此前的自己锋芒毕露，过于刚烈之缺点，也因此由儒入道，学会了宁静谦逊，“然知天之长，而吾所历者短，则忧患横逆之来，当少忍以待其定；知地之大，而吾所居者小，则遇荣利争夺之境，当退让以守其雌。”

曾国藩再度出山时，“心病”已经医好，走出了人生的黑暗阶段，像变了一个人。他学会跟小人妥协了，以前是势不两立，如今学会柔道行事，譬如“保荐”，以往曾国藩嫉恶如仇，事事较真，打胜仗只保荐真正有功之人，少之又少，但这次复出，每逢胜仗，保荐范围大大扩增，自己此前不屑一顾之小人，也在向朝廷保荐请功范围，平时对麾下也是“武人给钱，文人给名”，一时在身边聚拢了大量人才，而小人们的攻击，也少了许多。

他明白了现实就是如此：小人不是你想躲就能躲得过的，与其硬碰硬，不如打太极，控制情绪，为自己营造良好的人际关系，毕竟，我在世间的使命，不是干掉小人，而是干成大事！

曾国藩在个人修养一块，超级自律，堪称“超我”，即使戎马倥偬，他也每日静坐，反思己过，谈他的日记与家书，对自己的检讨与超越，令人动容。后人还总结出了所谓“曾国藩修身十二法”：“持神敬肃、静坐养性、起床要早、读书要专一、攻读史书、说话谨慎、培养自己的真气、保持身体健康、每天都能知道所未知的、每月都能复习知识、习练书法、夜晚不出家门。”

即使是天生坏情绪，也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能够控制好的。

三

再说范范仲淹。在历史上，范仲淹堪称“完人”，不懈修为，内圣外王，一生政绩突出，文学成就卓著，有抵抗西夏的功勋，更为后世留下了“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”的名言，对中国历代诗书人的精神追求有莫大的影响。梁启超曾说：“五千年来历史中立德立功立言者只有两个人：范仲淹和曾国藩。”青年毛泽东也评价说：中国历史上有三种人，一种是办事之人，一种是传教之人，一种是“办事兼传教”之人，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人可以达到“办事兼传教”的境界，一是曾国藩，一是范仲淹。

范仲淹与曾国藩都是各种时代的“第一人”，两人逝世后都获得“文正”的谥号。在封建时代，自宋到元再到明清，“文正”这个谥号，是无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至高荣誉。大名鼎鼎的王阳明，也做到了“立德立功立言”，却只获得“文成”的谥号，而风流绝代的苏东坡，谥号是“文忠”。

范、曾二人，有诸多相似之处，譬如在艰难困苦中的坚持，又譬如对个人道德的追求，但也有不同：曾国藩因年轻时酒后失言得罪好友而重视“戒言”，范仲淹却很多“嘴”：

宋仁宗 12 岁登基，刘太后垂帘听政，可以理解，毕竟皇帝年纪小，但 8 年过去，皇帝已经 20 岁了，刘太后依然在垂帘听政。朝中大臣都知道，这事不正常，但一个个噤若寒蝉，不敢惹刘太后。范仲淹站出来，说：于于理不合。于是上疏要求刘太后还政。享受着权力快感的刘太后没搭理范仲淹，还找机会把他撵出了京城。

刘太后去世了，宋仁宗成了真正的皇帝，召回了范仲淹。大伙儿此时纷纷揣测上意，开始说刘太后执政期间诸多过错，按常理，这是范仲淹打击报复、落井下石最好时机。他果然又说话了，说的却是太后虽然热爱权力、秉政多年，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，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，成全其美德。仁宗采纳了，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。

宋仁宗跟郭皇后闹别扭，遭到家暴。这本是皇帝家事，但当时宰相吕夷简因为此前跟皇后有矛盾，这次借机报复，串通太监，建议皇帝废掉郭皇后。皇帝其实也想换皇后了，但“不知趣”的范仲淹又跳出来了，认为废后不合适，并想面见皇帝争取。皇帝不认，派吕夷简出来接待，范仲淹与他理论，把吕宰相说得面红耳赤、无言相对。皇帝怒了，又把范仲淹赶出京城。

折腾几年，范仲淹又回到汴京，没有消停，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，培植党羽，任人唯亲，向宋仁宗进献《百官图》，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，劝说皇帝制定制度，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。吕夷简不甘示弱，反讥范仲淹迂腐，诬蔑范仲淹“越职言事、勾结朋党、离间君臣”。范仲淹便连上四章，论斥吕夷简狡诈，因言辞激烈，遂被罢黜，又给发到外地任职了……

范仲淹三次被贬，每贬一次，都被时人称“光”（光耀）一次。当时人们开范仲淹玩笑说：第一次为“极光”，第二次为“愈光”，第三次为“尤光”。

朋友们都劝他：控制情绪，管住嘴巴，少说话。他劝刘太后归政时，朋友晏殊大惊失色，批评他过于轻率。范仲淹据理力争，回写一封长信（《上资政晏侍郎书》）：“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，绝不避言逊行、阿谀奉承，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，必定秉公直言，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。”他一次又一次地被贬出京城后，朋友梅尧臣专门作文《灵乌赋》，力劝范仲淹少说话、少管闲事、自己逍遥就行。范仲淹回作《灵乌赋》，强调自己：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！”

他是一个有骨有气、注重个人修养，却总是在关键时刻，控制不住自己，要发声，要争取，要说不。

但他的“多嘴”，从未有一次是为他个人。这就是“大我”。

四

育儿

闺阁之中初学字

林建武

初发现闺女有写书法的兴趣爱好是在其四岁时。那时，闺女在幼儿园上中班，有天晚上，家里的茶几上放了一本彩色童话故事书——司马光砸缸。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她竟然从家里书桌上找来了一张不规则的白纸和笔，根据封面上的字帖进行临摹，写下“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虽然当大官，但还是很简朴”等十余字，字体工整，结构规范，虽有些笔画笔顺错误，甚至没有弯、折、钩，但并不影响字体的美观与工整。至今，我还保留着那张临摹的字体照片，原件不知道放哪里去了，甚为可惜。

细心观察之后，感觉闺女似乎对书法除了有兴趣外，还有一定的天赋。在请教了多位老师及专业人士之后，于小学一年级开始学习硬笔书法，打基础，练笔画。

当时，作为从事教育工作的家长，经常可以看到学生书写有的龙飞凤舞，难以辨认；有的是满地蚯蚓，歪歪扭扭；有的可以用“惨不忍睹”来形容，所以只想让闺女能把字体写得工整些，以后在书本和作业上看起来整洁干净。同时让孩子在书写中修性，锻炼专注力。

一分付出一分收获，经过三年的学习，她所写的作业，特别是作文，因字迹工整、页面整洁、

那么，苏东坡、范仲淹、曾国藩，谁更能控制情绪？

在回答这个问题前，可先思考另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要控制情绪？

还是以重庆公交车坠江一事为例：如果那位中年女乘客和司机能够获得禄位，悲剧就不会发生；但是当他俩双双无法控制情绪后，车内其他乘客却控制了“情绪”，无人出来制止。而在湖南另一起乘客情绪失控抢夺公交车方向盘时，有一位乘客没有控制住“情绪”，上前一脚踹过去，制止了危险行为。

所以，关键问题，不是该不该控制情绪，而是什么时候该控制，什么时候该让情绪“表现”。

在范仲淹、苏东坡之前，有一个擅长控制情绪的人，叫冯道，此人生逢五代乱世，先后事四姓十位皇帝，均能获得禄位，是个官场超级不倒翁。他是个老滑头，用历史学家范文澜的话来说：冯道擅长“揣度胜败，估量强弱，舍弃败弱，奉迎胜强，按照时机做来，不过早也不过迟，就舍弃者来不及怨恨，被奉迎者正适合需要，他就这样避免危累，长享富贵。”

冯道被后人称作“中国历史上最没有节操的人”，他当然是一个情绪管理高手。史载：后晋时期，有人牵驴入市，驴脸挂着一个牌子，上写“冯道”二字，以此来刺激他。冯道得到亲信禀报，毫不动怒，只道：“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很多，这可能是有人在为驴找丢失主，有什么奇怪的？”

在曾国藩之前，有一个叫曹振镛的，也把自己的情绪控制得很好。他能力平庸，却能在中枢工作 54 年，也是一个不倒翁，但在《清史稿》中，他的传记只有区区 700 字——实在没什么光辉事迹可写。他做官的秘诀是：“多磕头、少说话。”其意是没有摸清皇帝心思时，坚决闭嘴，只磕头，不说话，等到领悟出皇帝的真正想法，便循着他的思路，顺水推舟，讨他欢心。

搞笑的是，曹振镛死后还混了一个“文正”谥号，居然享受了范仲淹、曾国藩同样的待遇，但他能跟范仲淹、曾国藩相比吗？鞋子谁也不配啊。

后人对冯道、曹振镛的评价很低，因为他们没有节操。“节操”这两字，对于诗人来说，极其重要。而节操与情绪的关系，就很复杂了：有时，控制情绪，损害节操；有时，情绪爆发，有助节操。人们更欢迎一个是在是非面前旗帜鲜明直言不讳的范仲淹，却厌恶一个毫无原则与底线处处只知道明哲保身的曹振镛。

中国古代优秀士子，人格心理是共通的，他们无不追求“让自己变得更好”，而不是追求“让自己变得更滑头”，这是由他们追求的目标与路径决定的，即所谓儒家的“三纲八目”。“三纲”是：明明德、新民，止于至善。“八目”是：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、修身、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。

“三纲八目”，出自《大学》，儒家的全部学说，基本上是循着“三纲八目”展开的。“三纲”是儒学“垂世立教”的目标所在，“八目”则是人生进阶阶梯，包括“内修”和“外治”两大方面：前面四级“格物、致知、诚意、正心”是“内修”；后面三级“齐家、治国、平天下”是“外治”。中间的“修身”，则是“内修”和“外治”的连接，一代又一代中国诗人，在这人生进阶阶梯上苦苦攀登，“穷则独善其身，达则兼济天下”，影响至今。

一个人的修养目的，不是一味要控制情绪，而是在该控制情绪的时候让自己平静，在不该控制情绪的时候就让自己爆发。为了鸡毛蒜皮的事去与他人死磕，不值得；克服个人的懦弱恐惧而挺身为大公努力抗争，更难能。

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从苏东坡到曾国藩再到范仲淹，是三重境界：苏东坡的“真我”，是天性使然，引人神往却难以复制；曾国藩的“超我”，是后天努力，给人启迪也指明路径；但范仲淹的“大我”，却是最值得敬佩的，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”，值得追求的人间正道，“虽千万人吾往矣”。浩然正气，至今凛凛！

随感

育儿

闺阁之中初学字

文字优美常常被老师夸奖，也引来众多朋友的称赞和喜爱。

闺女在书法上的表现似乎更超越我们之前的预期，其书写的作品慢慢脱颖而出。近年来，多次代表学校、地市参加全省的书法比赛获奖无数。

2018年春节前夕，一股西伯利亚寒流自北向南而下，气温骤降，冬风凛冽，寒风刺骨，冷风扑脸，这种极端恶劣天气下站在室外多待一会儿就瑟瑟发抖，然而那天，正是市图片馆倡议进社区义务写春联活动的日子。一大早，闺女就收拾早已准备好的笔、纸、墨、镇纸等到达书写地点，为了确保书写效果和书写方便，又不敢穿太厚的外套，就这样在严寒中坚强而认真地连续写两天。凛冽寒风吹着闺女的小手冰凉冰凉的，甚至有点红肿。

由于孩子独有的单纯，所书写的春联虽稚气而不娇柔，整洁美观，正合春联大气喜庆的特色，所以每写一副都被抢光，甚至有排队等候的。一位大妈甚至问，“好闺女明年还来写吗？”

作为家长看得心疼却也欣慰，心疼的是弱弱的身体是否抵抗得了如此寒冷的天气，欣慰的是她懂得了感恩并回馈于社会。